

跨越时空的画像

■黄永全 魏延杰

岁月有情

那天,94岁的陈秀英老人看到她和丈夫董秀安的画像时,眼眶里瞬间噙满了泪水。她一遍遍轻抚画像,思绪也回到了曾经的岁月。

陈秀英是山东省莒县峄山镇黄草坡村人。1946年,18岁的她与比自己大4岁的董秀安结为夫妻。结婚第4天,董秀安决定响应号召,奔赴战场。

莒县地处沂蒙革命老区。抗战时期,翻过黄草坡村西边的梁甫山,就有一个鬼子的据点。敌人每次进村扫荡,全村老百姓只能牵牛拉驴四处躲避。有一次,趁鬼子吃饭,董秀安把鬼子的枪偷走了两把。从那时起,董秀安就加入了村里的民兵队伍。后来,民兵连长又向部队推荐了董秀安。

那天,天刚亮,董秀安就要出发去部队了。陈秀英将董秀安一直送到村口。两人依依不舍,含泪挥手告别。看着董秀安的身影消失在山路尽头,陈秀英才转身往家走。

董秀安兄弟姐妹6人,3个弟弟当时还未成年。父亲体弱多病,很早就病逝了。董秀安走后,陈秀英里里外外操持着整个家。白天,她要下地干活、照顾婆婆。到了晚上,她就在一闪一闪的煤油灯下“吱呀呀”纺线,一直劳作到半夜,有时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

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陈秀英的心里始终怀着期望。她盼着董秀安能打胜仗,早日回家。几个月后,董秀安所在部队路过莒县,部队首长特地回趟家。那天,陈秀英恰巧回邻村娘家看父母,听人带信说丈夫回来了,她撒腿就往家跑。

那天,平时不觉得远的3里山路,对陈秀英来说,显得格外漫长。此时,董秀安也迎到了村口。当陈秀英气喘吁吁地跑到董秀安面前,四目相视,千言万语化作了两行热泪。“我给你带回来一块布,你做件新衣服穿吧。”董秀安给陈秀英带回来的是4尺浅蓝色“洋布”。那时,村里人都穿自己纺线织的粗布。陈秀英把“洋布”披在身上,左看看右看看,非常喜欢。

“部队马上就要出发了,我得回去了!”董秀安忍不住说。

一听丈夫要走,陈秀英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就不能在家待一晚再走吗?”

“部队是有纪律的,说什么时间回去,就得什么时间回去。”

“那你什么时候还回来?”

“现在战事吃紧,不好说。”

“我等着你回来!”陈秀英含着泪说。

一句约定,带来无尽的期盼。陈秀英当时只有一个想法:他在外当兵打仗、保家卫国,就把家里照顾好,等着他回家好好过日子。

董秀安走后,再无音讯。那些年,全家人的生活主要靠陈秀英一人张罗。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没粮食吃,陈秀英就上山挖野菜,回家做成窝窝头、菜饼子,换着花样调剂伙食,尽量让全家人吃得可口些。婆婆81岁高龄时,患病卧床不起,陈秀英守在老人病床前悉心照料。婆婆临终前想吃顿油条,陈秀英跑遍全村,东家借一瓢面、西家借半瓶油,凑齐了原



图①:通过还原方式,画家贾贵任为陈秀英和董秀安创作了一幅夫妻画像。图②:那天,当陈秀英看到她与丈夫董秀安的画像后,忍不住一遍遍轻抚丈夫的脸庞。

作者提供

料,炸了几根油条,满足了婆婆最后的心愿。

对董秀安3个未成年的弟弟,陈秀英一直照顾着他们,并支撑着他们成家立业。董秀安的五弟董秀照去世后,留下一双年幼的儿女无人照顾。陈秀英再次担起抚养侄子、侄女的责任。多年后,侄女董克花的儿子丁帅,在陈秀英的鼓励下参军入伍。

早些年,陈秀英曾等到一次丈夫的消息。那是1948年春节,与董秀安一同参军的莒县籍战友,带回前线的消息——董秀安在四平战役中牺牲了。

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让陈秀英一病不起。她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悲痛之余,耳边又响起“我等着你回来”的约定。

她心中升起一个念想:这消息只是听来的,说不定哪天他就回来了。

陈秀英又重新打起了精神。心灵手巧的她,把丈夫带回来的4尺“洋布”裁剪成一件大襟褂子。每到过节或闲暇时,她就穿上这件大襟褂子,站在村口送别董秀安的地方,默默地看着通往远方的小路。她多么期待那个熟悉的身影再出现在自己面前,夸夸自己衣服做得漂亮。

1950年,陈秀英收到了县里送来的董秀安的烈士证。

那天,陈秀英怔怔地听着来送烈士证的工作人员告诉她,四平战役打得极其惨烈。董秀安时任东北野战军某部副连长,在1946年8月的战斗中

壮烈牺牲。

那年,她刚22岁,婆婆和娘家人都劝她改嫁,但她拒绝了。她强忍悲痛,用操劳家务来抵消对丈夫的思念。每到夜深人静之时,她的思绪就不自觉地飘到遥远的四平。

董秀安没有留下任何遗物。为了寄托思念,陈秀英亲手为董秀安缝制了一双布鞋。遗憾的是,后来一场火灾将4尺“洋布”裁成的大襟褂子烧没了,这双布鞋也烧得只剩下鞋底。

这些年,黄草坡村有了很大变化,陈秀英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但“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的画面时常进入陈秀英的梦中,让她彻夜难眠。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董秀安‘回家’,兑现我和他的诺言。可这么多年,我又不知道他的尸骨埋在哪里。”2022年6月,陈秀英对莒县峄山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登门走访的工作人员道出自己的心愿。

那天,陈秀英的故事感动了在场所有人。后来,通过查询烈士名录,工作人员了解到,董秀安被安葬在四平烈士陵园。

不久后,在多方共同努力下,四平烈士陵园工作人员在董秀安烈士的墓地取了一抔土,并将取土的全过程进行录像,带给了陈秀英。

迎接丈夫“回家”的这天,陈秀英早早起床梳洗了一番。她还把院子规整了一遍,就连家门口的小路也扫得干干净净。

董秀安的陵土放在一个用红绸缎

包裹着的盒子里。那天,陈秀英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盒子时,双手有些颤抖。她将盒子紧紧拥在怀中,喃喃地念叨着:“回来了好,回来了好!”

当天,工作人员为陈秀英播放了四平烈士陵园取土的全过程画面。当陈秀英亲眼看到烈士碑上刻着“董秀安”三个字时,她才相信,丈夫真的牺牲了。

陈秀英的故事被报道后,引起许多人关注。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雕塑家协会会员、莒县籍画家贾贵任就是其中之一。他萌生了通过还原的方式,为陈秀英与董秀安画一幅合影像的想法。

然而,董秀安没有留下任何照片,与陈秀英又没有孩子,仅凭陈秀英的描述,很难把董秀安烈士的画像画得真切。为此,贾贵任又走访了村里的老人、董秀安的侄子女,并找到了董秀安三弟年轻时的一张照片作参考。经过多次沟通与修改后,贾贵任将陈秀英和董秀安的容貌定格在20多岁,画像终于成功。

那天,莒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和贾贵任把画像带到了陈秀英面前。陈秀英小心翼翼地接过画像,流着泪一遍遍轻抚丈夫的脸庞。满头华发的陈秀英对在场的人说:“这辈子,我与他相处的时光非常短暂,但我不后悔,我为国捐躯,是保家卫国的英雄,我为他感到骄傲。”

76年的风雨,76年的等待,在这一刻有了慰藉。

家庭秀

大大的房间里
溢满阳光的芬芳
一本本书整齐列队
像士兵叔叔那样
我向它投去好奇的目光
它朝我伸出友好的手掌
邀我玩耍
跟我悄悄说话
爸爸 这些都是我的新朋友啦
我要和它们一起长大
李志学配文

定格 不久前,某工程兵大队为基层连队规划的“军营书吧”建成。图为指导员刘济波带暑期来队探亲的儿子在这里度过温馨的亲子时光。

冯明翔摄

家风

小时候,每当天气晴好,父亲总喜欢把他珍藏的军大衣拿出来晾晒。这件军大衣上曾经有多处破损,扣子也掉了,但还是被心灵手巧的母亲缝补得整整齐齐。我家经历过数次搬家,但父亲始终不舍得丢弃这件军大衣。他看着这件军大衣,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拉着我们一起唱儿歌:“一件军大衣,革命传家宝,硝烟战火都不怕,杀敌立功劳。”

时间回到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那天,父亲所在的侦察连抵达预定作战地点时,已是凌晨。大地满目疮痍,残垣断壁上布满弹痕。鹅毛大雪飘落在废墟上,场景甚是凄凉。当时,连队执行夜间任务时,羊皮军大衣要反着穿,为的是便于在雪地中隐蔽。在行军中,他们不时会遇到敌机扫射,只能暂时趴在雪地中隐蔽,等确认敌机离开后,再继续行军。四个多小时急行军后,他们终于抵达了目标位置。

那个漆黑的夜晚,父亲和几个战友沿着山梁搜索前进,突然发现山坳里隐藏着一伙敌军。这时,敌军也发现了他们,十几张凶狠的面孔和十几个黑洞洞的枪口向他们逼近。面对群敌,父亲和战友们非常冷静。趁敌人不备,父亲向战友做了个手势,果断拉响手雷的保险栓。就在手雷即将爆炸的一瞬间,父亲迅即将手雷扔向敌群,然后和战友们一起顺势滚下山坡。五六个人当场被炸死,剩下的仓皇逃窜。父亲和战友们立刻爬起来乘胜追击,全歼了敌人。回到营地后,父亲才发现军大衣上的白羊毛都变黑了,前襟和袖子在他们滚下山坡时,被乱石和树枝划开了好几个大口子。

后来,我跟着妈妈随军来到部队。初入军营,最先映入我眼帘的是绿色的军装,威武的方阵。在军营里,我每天都听到父亲那洪亮的声音,看到军人整齐的步伐。从那时起,我喜欢像军人一样,把被子叠得像豆腐块一样,四方平整,棱角分明。当然,我尤其喜欢绿色的军装。

我是军人的女儿,生活在绿色的军营,听着嘹亮的军歌和烽火岁月的故事长大,军装对我影响尤其深远。我小时候,父亲就经常在家训练我立正、稍息、左右看齐等。有一次,学校新年文艺汇演,我担任舞蹈队的领舞,演出需要一件黄色的军大衣。父

亲就翻出他南征北战用了多年的军用毛毯,和母亲在灯下忙了大半夜,一针一线地给我改成了一件黄色的军大衣。我穿着这件军大衣登上舞台,像美丽的小燕子翩翩起舞,温暖幸福。

父亲离休以后,还是喜欢穿着他的旧军装,也从来没有放下军人那份责任感。记得那年,家乡遭遇洪水。当时,70多岁的父亲患有喉癌,刚经历了手术治疗。但当洪水泛滥时,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投入抢险救灾,在暴风雨中连续奋战几个小时,磨破了手,喊哑了嗓子。

而今,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可他的军装还在家里珍藏着。特别是那件被缝补整齐的军大衣,我每次看到都会想起慈爱的父亲,想起他作为军人的精神品质。军装承载着军人特有的责任和品格。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那整齐列队的军装方阵,铸就了一幅幅壮美的画卷,永远带给人力量。

迷彩军娃

盛夏,藏北高原刚褪去凛冬的寒意,又迎来烈日无情的炙烤。不远处的山坡上,尽管钻入眼底的还是刺目的荒凉,但碎石间不知何时冒出的点点嫩草,给这片贫瘠的土地添了些许生机。这些碎石,高原官兵称其为“高原石”。它们在年复一年的暴晒与酷寒下,风化严重,斑纹密布。

那天,在这片荒石地上,强烈的紫外线灼得田煜祺稚嫩的小脸生疼。在老家玩耍时,他可以撒欢跑一天都不觉得累,可在这里,刚跑了几步便累得气喘吁吁,一屁股坐在地上。田煜祺呆呆地望着远方,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苦涩。

在家时,爸爸田小宝曾在电话里告诉田煜祺,高原天很蓝、雪很白。于是,田煜祺一直想去爸爸的军营看看。在他5岁那年,妈妈独自上高原探亲,可不到两个星期就回家了。回家后,妈妈显得很沉默。后来,田煜祺从妈妈与奶奶的对话中才知道,妈妈上高原后,不适应那里的环境,很快就病倒了。

去年,爸爸说休假回家后要带他和妈妈去大草原旅行,可夏天快过去了,他还是没有回来。那天,妈妈郑重其事地向田煜祺说:“爸爸夏天不回来了,我们去看他好不好?”一听要去找爸爸,田煜祺又欢喜了起来,去不了草原的遗憾瞬间烟消云散。

经过几天的颠簸,田煜祺终于见到了爸爸。他黝黑的脸庞、干裂的嘴唇、消瘦的身躯,让田煜祺感到非常陌生。“你瘦了,也黑了……”妈妈的语气里有些心疼。田小宝笑了笑,一手抱着田煜祺,一手拉着妻子,兴冲冲地朝营区走去。

来队那些天,田小宝总是早出晚归。白天,赶上风沙肆虐,田煜祺和妈妈只能待在屋里。田煜祺最开心的时间是晚上,爸爸回来后会同他玩一会儿,也会带他到营区里捡石头。那些石头乌黑透亮,摸上去有种奇特的感觉,田煜祺很喜欢。

营区的国旗台边,立着一块较大的石头。田煜祺曾跟着爸爸读石头上的

红字——“祖国这里有我,海拔4513米!”

田煜祺的快乐时光在一周后还是暂停了,因为他出现了高原反应,有些头晕恶心。田小宝和妻子商量后,还是决定娘俩提前回家。

那天,田煜祺坐在火车上,向爸爸不停地挥手。火车缓缓启动,夕阳下,暖暖的阳光将晚霞映衬得绚烂美丽,把田小宝的影子拉得格外长。

火车越开越远,渐渐驶入群山。摇摇晃晃的车厢内,田煜祺在妈妈怀里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田煜祺翻了个身,用小手揉了揉困倦的眼睛说:“妈妈,我梦见爸爸变成了一块石头。”

高原石

■黄世杰 李春雨

本版投稿邮箱:bjbrjt@163.com